□散 文

楚汉留遗韵，秋晚见城光

李欣雅

一座城市要想被人看见，往往需要一束恰到好处的光。它既可以来自历史深处沉甸甸的积累，也可以来自一个被众人瞩目的舞台。今年中秋，当总台秋晚的灯光次第亮起、洒向淮南的夜空时，这座因煤而兴、依淮而立的城市，终于以从容、自信的姿态，站到了全国目光的中心。月亮依然是那轮照过《淮南子》的月亮，古城依旧是那座历经两千余年风霜的古城，但那一夜，楚汉遗韵与今宵月色交织成一道光，照见的是这座城市沉潜已久的魂魄，也是它面向未来的气象。我不曾料到，家乡会以如此隆重的方式，被千万双眼睛注意。细细想来，这束光，早已在淮河深处等待了千年。

淮水汤汤，滋养一座城的根脉

淮河滔滔，从城边静静流过。它既是地理上的南北分界，也是城市之脉与文脉。生于斯、长于斯的淮南人，血液里流淌着淮水般的包容和坚韧。几千年来，淮河用丰沛、宽厚的水养育了两岸的稻菽人家，也冲刷出了一座城市绵延不绝的记忆。临水的村庄、古老的渡口、长街的烟火，都是淮河写下的注脚。但若从时间的河床上溯，我们会发现，更深处存在着一片更为璀璨的星空——楚汉文化，才是这座城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楚人重辞章、尚想象、重情谊，热烈而执着的生命状态在这一方土地上沉淀成了煌煌《淮南子》，凝固在八公山上袅袅不散的传说里。豆腐的嫩白源于淮南王刘安的炉火，嫦娥的奔月则栖息在淮南千年月光里。从楚人的浪漫到汉家的气象，从道家的哲思到民间的智慧，淮河冲刷出的不但是泥沙，更是足以承载一个民族想象力的文化沃土。这些文化不是写在纸上的标本，而是在淮南人的日常饮食、笑谈里活生生地流淌着。

典故无声，藏着城市的暗语

更动人的是藏在这片土地深处的成语典故。它们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来自淮上。翻开《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智慧、一叶知秋的洞见、女娲补天的担当，无一不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精神结晶；寿春城外的淝水岸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往事，至今还在历史的风中回响。还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在八公山上空飘荡了千年；更有一方石磨转出的人间至味——豆腐，把深奥的道家智慧，化作了寻常百姓碗碟里的清欢。典故是凝固的历史，也是城市的暗语。当这些句子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从人们口中说出来，淮南就以一种隐秘而长久的方式，悄悄住进了亿万国人的心里。这是任何华丽辞藻都无法取代的传播，它不需要广告，却比广告更深入人心；它不事张扬，却把一座城的名字写进了整个民族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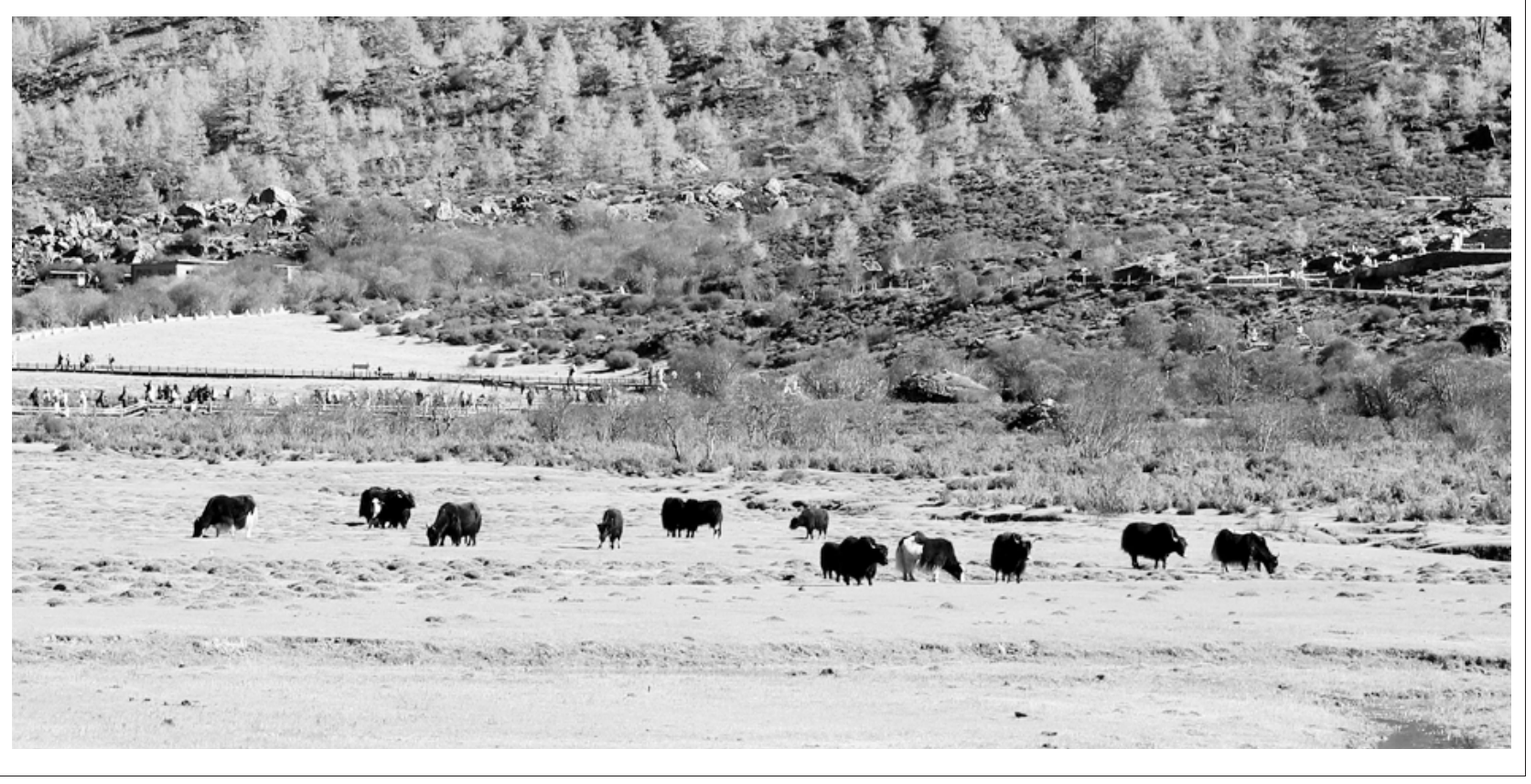
一窗灯火，让历史走进人心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座城市纵有再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契机，让世界看到它的光芒。央视中秋晚会就是一扇窗、一面镜、一座桥。它把分散在典籍里、古迹中、传说间的淮南元素重新打捞、擦亮、编排，在亿万观众的凝视中，完成了一场关于城市形象的庄严陈列。镜头掠过古城墙的斑驳、霓虹的璀璨，楚风汉韵和现代舞台在同一个月色下交汇，人们所看到的已不是一座资源型城市的旧影，而是一个有根脉、有新生的淮南。那些在纸堆中沉睡的元素，在一场晚会上被唤醒了，它们有了温度、有了画面、有了感情。这就是文化传播最宝贵的形态：不是把历史陈列在展柜里，而是使历史走进人心。秋晚用文化把看不见的历史变成了看得见的风景，让淮南的知名度由一座城的私藏记忆变成了一方水土的荣耀。一座城的名字从此和一种审美、一种气度联系在一起。

双向照亮，从被看见到被向往

秋晚的意义还在于它给予一种双向的照亮。灯光照耀的，不单是屏幕上的舞台，也是屏幕外这座城市重新审视自己的眼睛。当淮南人以主人的身份把祖先留下的遗韵自信地捧给世界时，久违的文化自觉就从心底苏醒。城市形象不是凭空塑造的一张纸上的名片，它是由历史、现实、精神、风貌共同组成的答案。秋晚，就是那张让淮南认真作答的考卷；淮南，也用深厚的文化底蕴交出了从容明亮的答卷。美誉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喧嚣，而是这份答卷被看见、被认同之后，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敬意。当观众因为一台晚会记住了一个地名，又因为这个地名而想去翻阅它的历史的时候，淮南的城市形象就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向往的升华。

月照淮川，光启新程。楚汉遗韵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暗淡，反而在一场秋晚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一座城市的荣光，终究要靠文化来照亮；文化的生命力，也终究要被时代舞台所激活。这一夜，淮南把千年的月光装进了这场晚会；这一夜之后，这座城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记住、读懂。从淮河到舞台，从历史到当下，淮南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草甸与秋光 贾文江 摄

□诗 歌

皂荚树

许泽夫

已经望见波光了
再过片刻
对的 片刻之后
你就可以投入
至亲至爱
久别的怀抱
大哭或者大笑一场

滔滔淮水
听信了八公山风的谗言
折身西流
一去不复返
抛下曾经的山盟
绝情而去

刚烈的你
必须证明爱的纯洁与忠诚
你决定剖腹
把心掏出来
把肺掏出来
把肝掏出来
全都掏出来
坦露于孤独的峡山口
给浪花淘尽的英雄看
给江渚上白发渔樵看
给依旧在的青山看
给沉舟侧畔的千帆看
仅剩一副忠贞的躯干
在千年的风中雨中
慢慢变老
慢慢枯干

千年之后
我 一个多情的诗人
握一支纤细的狼毫
面对瘦骨伶仃
却屹然不倒的你
我的腹部
隐隐作痛

□诗 歌

秋 光

赵常鸿

秋阳轻描舜耕山的模样，
淮水摇荡万千亩的稻香。
你们喜看那满目的金黄，
而我们走进地下的工厂。

井巷是大地镌刻的掌纹，
矿灯摇曳这方寸的晨昏。
我们采掘出沉寂的乌金，
让它去奔赴人间的温淳。

我们难见长空舒卷的流云，
只把滚烫的心向地下深耕。
秋的丰收不止在阡陌田园，
也有井下流转不息的热能。

晚风捎来亿万烟火的温馨，
煤与电流成为无声的书信。
看那列车和电网沟通城乡，
托住千家万户那不息的灯。

你们看辽阔的山河秋意正深，
而我们守护着地底一方乾坤。
我们以执着回答时代的问询，
要让暖意常驻在你们的家门。

□散文诗

时间经过我们

胡世远

从三片格树叶说起。

我们的言语在淮水之上。

在奔腾的浪花里。

此刻，它们正安静地躺在船舱内的桌子上，仿佛三个内向的朋友。

用三种不同成色的姿态问候季节。

或许，先于语言的，归于千里之外的缘份，正穿越你我之间的距离。

伸出手，轻轻抚摸它们。

浪花在船尾追赶。

耳边响起的波浪声，充满在河面之上。

如此生动的镜头，祝福般存在。

如果你愿意，可以移步船尾留下能够豢养记忆的影像。

或从窗户往外看，一条装满故事的河流就在身边。

请带走它们。

一片，二片，或者全部。

从它们的世界，抵达我们可能的生活。致敬一种短暂，宽宥一种漫长。

为一艘船的岸边。

亦为漠然带来的过失。

从三片格树叶说起。

对着它们微笑，一如我们亲吻一条河流的虔诚。

你我都是远道而来之人。

从一片叶子身上，寻找自己的纹理，一朵浪花喊出童年的乳名。

带走一滴淮水。

在这里，是我将三片格树叶和一条河流放在一起。浪花在吟唱什么，什么就是我的心跳；格树花在思考什么，什么就是重要的话题。

一种生命之花，于暮秋盛开。

带走格树叶。

或值得荣耀的淮水。

两者好像并不冲突。

一个人手执格树叶，站在船头：不可挽回的光阴里，我们像树叶，像浪花，像一切真实的虚无。

在凤台淮水之上，我们来这儿寻找什么？

时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散 文

淮上三“熊”

代宜喜

秋日的淮河晚风漫过老北头的巷子，傍晚的牛肉汤馆热气腾腾，搪瓷碗撞出叮当声响。我跟老高择一张临街小桌坐下，点一盘凉皮拌黄瓜素拼，一盘荤拼，再上两碗净底牛肉汤，就着当地名酒慢慢唠嗑。老高在矿区干了大半辈子，当地土话张口就来，满是淮河两岸的烟火底色。

几杯酒落肚，老高把酒杯往桌上轻轻一墩：“咱淮南人嘴边常挂三个‘熊’，羊熊、耶熊、马虎熊，听着土，却道尽人间百态。”

我来了兴致：“那你好好说道说道。”

老高抿一口酒，眉眼舒展：“先说羊熊。这是打心底里的夸赞。谁家子弟踏实肯干，干出成绩，邻里便会叹一句‘这孩子干得羊熊样’；一碗牛肉汤熬得骨香醇厚，食客也会夸‘味道羊熊’。这个词藏着淮上人朴素的夸赞，敬勤勉，敬烟火，敬世间所有实打实的光亮。前些年社区老王扎根老旧小区改造，跑遍家家户户调解矛盾，把破落老巷改得窗明路净，街坊提起他，个个都说老王羊熊。”

邻桌喝汤的师傅听见，搭腔笑道：“这话不假！”

老高接着往下讲：“再讲耶熊。不是恶语咒骂，多是劝人梦醒、及时收手。有人好高骛远，满嘴大话，空想一夜成事，旁人便劝他‘耶熊吧，莫要空想’。不是伤人，是点破虚妄，劝人回归现实。前几年有个后生，不甘心踏实上班，轻信网上的发财噱头，成天做暴富美梦。老伙计一遍遍劝他耶熊，莫要掉进圈套。起初他听不进去，待到险些吃亏，才幡然醒悟。耶熊，是熟人之间善意的当头棒喝。”

我点头，催他继续讲。

“最后便是马虎熊。批评人做事粗疏，浮于表面，敷衍了事。干工作浮皮潦草，办事丢三落四，便是马虎熊。可这词也不全是苛责。单位里有个小伙子，本心不坏，就是性子毛躁，常常丢三落四，大伙笑他是个马虎熊。几次出错碰壁之后，他沉下心打磨性子，事事反复核对，慢慢改掉粗疏的毛病。”老高长叹一声，“人不怕一时马虎熊，怕的是一辈子不愿醒过来。”

三句方言讲完，酒已经喝去大半。晚风穿过街巷，汤馆的雾气氤氲升腾。我打趣：“都说了三样，这里面可有高下？”

老高端起酒杯，眼神沉静：“羊熊，是人生该奔赴的模样；耶熊，是迷途之时该听得进的劝诫；马虎熊，是时时照见自己的镜子。”

酒至微醺，夜色渐浓。出门的时候，街上灯火次第亮起。一方水土的方言俚语，哪里只是几句口头戏谑，分明是淮河两岸世代传下来的处世道理。羊熊求上进，耶熊知进退，莫做马虎熊，守一份踏实本心。

□随 笔

去看看秋天

郑凌红

秋天，像一个久未见面的老友，分外想念。我熟悉的世界里，桂花开了，白昼短了，晨起凉了，太阳温柔了，连月亮也不会无端打扰一帘幽梦。

每年此时，心底总会跟着想起那一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是啊，橙子黄了，橘子也早就过了绿的当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家乡产桔子，久负盛名。回乡途中，习惯了走旧路，像是旧人旧物，令人怀念。车子经过那道坡，熟悉的人站在那里，目光坚定，又一年的收获近在眼前。我知道，尽管时光奔腾不歇，但我总会是他的顾客。我也知道，我看那些桔子，其实看的不过是光阴里的自己，对一口秋味不曾改变的期待。

旧友，二十几年了。今年经历了不少事，过得跌宕起伏。前几日，打他电话，未曾想到，一直喜欢蛰居的他，竟然一个人出了门去。问他去哪里，只说一路向北，走哪是哪，颇有天大地大、大丈夫四海为家的豪迈。后来，他发来照片，叫我猜那是什么地方。我说出了地点。他有些惊讶。微信里，我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跟他说，不如放松几天，看看外面的风景，一切都会过去，人生不过如此。

人生总是阴晴圆缺交织。每一个季节，亦如斯。林清玄说，“我们知道秋天的来临，竟不再是从满地的落叶，而是市场上的蟹黄，是电视、报纸上暖气与毛毡的广告，使我在秋天临窗北望的时候，有着一种伤感的心情。”小小的伤感，也是秋天的一丝况味。这况味，从人生的经历中而来，大抵与欧阳修笔下的“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有异曲同工之妙。

物转星移，此刻应景，是江南的秋。秋来时，多半恍惚，间杂惊喜。晨起生凉意，午后留燥意，夜晚添寒意。

喜看秋山。山是远处的山，也是近处的山。远处在故乡，近处在眼前。遥想儿时站在院门，正对东南，山是心中的神。一棵树随年龄不增不减，煞感玄妙。山是白日里的暖阳，有山在，人便不感到慌。村子里的人一次次靠近，一次次远离，像极了若即若离的人生。人生的定义在心中，如一条生生不已的河流，相生相成，滚滚不息，赓续不断。我初看山时，心中无杂念，再看山时，壮怀激烈。如今山在脑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万般化境，实属过往云烟。

更爱秋云。是微喜的云。云是天空的一封信，云是大开大合的时光机器，牵扯旧梦不断，幻化成庄子的鲲鹏，苏武的大雁，布衣的针线。云比山亲切，有诗意，不呆板，不刻意。梁启超先生有云：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可是，我在云端之上看到的云，却也是客观的事。只是这样的客观，主观的成分被忽视，忽视了高高在上的“坐忘”，驾驭的只是自己，漠视了周遭的风和云的相遇，擦肩，不舍，飘散。忘不了那一年和平凡却温暖的人们在陌生的环境里看云，日子按下暂停键，心中无所挂念，只怀着岁月静好的愿与望，那样的秋云才是秋天的云，悠闲的云，野鹤般的云，人云龙般的云。

艳羡秋风。秋风是难以捉摸的嫁衣。它把秋天放下又抬起，架起一座通往时光深处的桥梁。一头连着收获，一头连着隐遁。是季节的收获，也是季节的隐遁。实与虚，明亮与晦暗，都在无声的秋风里。欧阳修的眼里，秋是有声的。韩愈也说，“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也许，于无声处听声，方为人生的大境界。

眼下的秋天，想做的事依然有好多好多。和文友们一样，期待一年一次的“秋游”，最好是去未曾去过的地方，看未曾见过的风景，聊一聊正在变化的我们；惦记着的还有，某个村子里的冬桃熟了，甜度爆表，那里有我的朋友，我为那个村庄写过村歌，村歌在文化礼堂的展陈上，听说年长的老人也喜欢跟着旋律哼一哼。

秋天，也想着往山里走走。毕竟，在纷繁之内，你需要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深邃的静谧之地，无论你经历的是什么，都可以到那里获取力量。最好是去雄壮的山，沧桑的山，有故事的山，陡峭最好，偏远无妨。那些年趁着年轻，追山赶海，五岳之中，唯今独剩北岳，不免记挂于怀。若能成行，想必可以一扫时隐时现的心霾，抵达灯火通明处。

十来天前，去闽地，闲游。车过镇上市集，问之，乃桂花酱也。桂花装瓶，其色幽古，如同时令，步步藏着玄机，藏着妙义。也猛然觉得，时光多快啊，快得像戏台上一个转身，一句拖腔。天地变幻之间，这秋色从无到有，由浅入深，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无奈我们总是容易忽略。

翻读古书，南华老仙云，惟抛弃利害，忘却老少，心求清闲，乃为老来之乐。余会心一笑，只感慨，不论老少，皆可求此番境界，对应这秋天，便心生“人闲桂花落”般的向往。也许，这几个字冥冥之中乘风而来，和秋天最搭。有天辽地阔的感觉，像鲜衣怒马的少年，意气风发、眉目俊秀。人与物，讲求中和。于是，盼望着，最好能闲下来。人闲着，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纯正滋味。

去看看秋天吧，看看秋天里的自己。青云，白云，皆为云。然我是白云，听凭心之所向，翱翔长空。

□随 笔

旺旺来过

孙 瑞

小狗旺旺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一员。

多年前家里养过一条狼狗，它的到来给平凡的日子添了几分色彩。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对狗有了新的认识——它不只是看家护院的，更是家庭里的一份子。狼狗离开后，很多年家里再没养过狗，直到旺旺出现。

旺旺的到来是巧合也是缘分。一次散步归来，在路边发现它，软软小小的，黄色的毛发，葡萄似的眼睛滴溜溜转。孩子蹲下来轻轻地抚摸着它，它亲昵地在孩子身边蹭，孩子抱起它往家的方向跑去。

孩子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零食摆在旺旺旁边，像是任它选，一边摆一边说：“这个好吃，这个甜，吃完了再喝点饮料。”旺旺睁着圆圆的眼睛，晃动着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母亲笑得前仰后合，关切地跟孩子讲起小狗的习性。

旺旺寄养在母亲那边，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日渐活泼圆润。孩子每天放学后扔下书包，奔向姥姥家，旺旺蹦蹦跳跳过来，拿出它的绝活——撒娇，抱着孩子的脚一个劲儿地撒欢，在腿边蹭来蹭去，孩子和它玩得忘乎所以。

周末孩子把旺旺领来家里，小小的院子里满是孩子和旺旺相伴的欢喜。

只来过一次的旺旺就识路了，它好像知道我们下班的时间，下班回来就看见小小的一团躺在门前，看见我们就开始扭动着肉乎乎的身体迎上来。

一次旺旺过来和孩子玩得难舍难分，便留下过夜，孩子答应旺旺制造的垃圾都由他负责。或许是旺旺不适应新环境，夜里叽叽咕咕，一直睡不安稳。夜里我起来几次查看。说来也奇怪，母亲那一夜也没睡踏实，母亲说：“旺旺不在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边说边摇头。

这些年母亲习惯了清静，偶尔多个小玩意逗趣，给她晚年生活增添一点儿温馨。母亲每天的话题就是：今天旺旺吃得多，你看小肚子圆滚滚的；旺旺不在院子里随地大小便了；我们家旺旺最聪明。

旺旺不吃饭了！起初母亲认为是阴雨天的原因，渐渐地旺旺开始呕吐，肚子咕咕响。母亲慌了，到处寻求救助旺旺的办法。最终母亲找到了一家兽医店，老板看了一眼旺旺，摇头说：“小狗是感染了病毒。”母亲愣了好一会儿，又看了看旺旺，再次央求老板救救旺旺。

老板给旺旺打了一针。回来的路上母亲紧紧地搂着旺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小旺旺赶快好起来，小伙伴们都等着和你玩呢。”旺旺依然睁着那双大眼睛哼唧着。

第二天早晨旺旺的情况严重了，母亲再次抱着它找到兽医店，老板劝母亲别浪费钱了，母亲不肯，最终又打了一针。

下午，旺旺还是离开了我们，孩子们听到消息后都沉默了。

孩子揉着眼睛说：“狗粮还在，窝还在，旺旺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